

4
， 95 · 12 ·

文史大觀

- 陈云同志四次到南昌县农村调查
- 江西军区第一任司令员陈奇涵上将
- 南昌经纬路变迁
- 象山书院：历经沧桑
- 陆九渊传
- 李烈钧与庐山炮台
- 九江台湾银行纵火案真象



見觀



协理与协办单位

(按协理姓氏笔划为序)

- 万里扬 江西桑海企业集团
王贤才 江西省文史研究馆
王翔 九江民生实业有限公司
李天侨 江西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
余修炎 江西共青垦殖场
张先仁 江西赣江制药有限公司
胡飭海 赣新电视有限公司
熊桂花 江西京西工贸公司
欧阳效芳 江西赣南金达有色金属矿产品有限公司

顾问: 吴永乐 戴执中
江国镇 厉志成

总编辑: 周奎书

副总编辑: 甘炳文 罗炎卿
陈文华 聂国柱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朱安群 朱宗奎

杜伊力 李国强

李天侨 杜德凤

吴吉如 吴志清

俞向党 俞兆鹏

袁牧 夏逢南

彭适凡 熊桂花

执行编委: 杜德凤 吴志清
聂国柱 俞向党

编辑部主任: 万德恺

副主任: 曾粮 喻民昆

刊名题字: 康庄

责任编辑: 涂苏中

特约美术编辑: 曾荣君

编务: 雷心刚 张克勇

易芳霖 胡群红

黄茜 蒋文澜

李庆明

主办单位: 江西省政协学习文史
委员会

编辑出版: 《文史大观》编辑部

地址: 南昌市叠山路289号

电话: 6801814 6803861

邮编: 330008

照排印刷: 中共南昌市委印刷厂

江西省报刊准印证: 刊字第01—059号

定价: ¥3.50元

2057/46



1995 年第 4 期(总第六期)

领袖风范

- 4 陈云同志四次到南昌县农村调查 杨先涛

峥嵘岁月

- 6 方志敏大义亲 叶 敏
7 白云山下的淘金坑兵工厂 李 挺

名将将星

- 9 上将肖华纪事 钟华东
13 江西军区第一任司令员陈奇涵上将 刘勉玉

战地同人

- 17 教育征途今昔谈 金立强

人物春秋

- 22 “文武全才”吴铁城的早期活动 高士振
26 傅亚夫将军传略 胡述文
27 我所知道的教育家钟灵秀 郑 平
30 陆九渊传 王伟民

山明水秀

- 34 象山书院：历经沧桑 陈炎成
37 南昌经纬路变迁 段梯南
40 道家第 35 福地——宁都翠微“金精福地” 赖国芳

- 42 易简将军撰联赞翠微 李辉荣

赣商风采

- 43 解放前南昌市书业 万人俊

教育一吐

- 45 忆国立第十三中学 刘子璇

抗日烽火

- 48 戴用章血洒蓝天 为国捐躯名不朽 范贤儒 朱意豪

- 49 日本侵略军在赣东的部分暴行和人民群众自发的斗争 周友良

毋忘国耻

- 50 侵华日军的细菌部队 廖信春

- 52 日军侵略信丰的暴行 邹鸣光

史料辨正

- 54 九江台湾银行纵火案真象 潘治富

史海钩沉

- 56 李烈钧与庐山炮台 殷荫元

- 58 辛亥革命党人与《江西民报》 老 洲

宗教万象

- 60 《圣经》的流传与影响 李保乐

- 62 重振东林古刹 力宏净土法门
——追记果一法师 明 栋

陈云同志四次到

●杨先涛



毛泽东和陈云（1966年）

陈云同志一贯注重调查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云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的一个工厂。在逆境中，他联系实际，深入农村调查，先后到南昌县农村四次与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农民座谈，调查了解农村情况。

1971年五月间的一天上午，一辆黑色轿车开到罗家公社胡家大队门口，陈云同志穿一套朴素的单衣走下车。虽然随同来的一位干部没有介绍，但县里通知说陈云同志要来，公社党委书记殷丑子和大队干部、生产队长、贫下中农代表等在大队等候陈云同志到来。陈云同志坐定以后，先拿出笔记本和钢笔，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兼胡家大队党总支书记胡美贵同志汇报了全大队基本情况，

他都作了记录。当汇报到所取得的成绩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陈云同志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听完介绍，陈云同志说到实地看看。当时，胡家大队已经拆房建了新村，房屋建得一排排。他首先到了第一排12户人家，还到房间里瞧一瞧家里的摆设，看了各家各户的米桶，有没有米，米多不多。他边走边问农民有没有油吃，一个月吃多少，有没有肉吃，每个月一个

人吃多少？

他边走边看边问，看到田头地角放了些氨水罐子，很感兴趣，异常高兴地说：“氨水还能肥田？我在中央还没听说过，我曾和邓小平同志视察过氨厂。”陈云同志还视察了猪栏、牛栏和小学等。大队准备了香烟和瓜子，他没有吃。上午十一时半，陈云同志离开大队。

第二天，陈云同志在殷丑子陪同下，先后调查了公社农科所的稻麦“三熟”试验田和“新农村”建设。看到“新农村”一排排房屋，他关切地说，农村建房要做大一些，窗子也要开大些，空气不流通，寿命受影响。

临别时，陈云同志握住在场干部的手

南昌县农村调查

说：“毛主席的领导是关键，还要靠自己干；没有毛主席、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的生产要搞好，生产不搞好，群众生活就提不高，社会主义就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南昌县广大农村在夺得早稻丰收后，晚稻长势喜人。1971年9月28日，陈云同志乘坐一辆乳白色伏尔加轿车，身穿一套青色卡叽布中山装，脚着布鞋，来到八一公社溪溪大队。陈云同志一坐下来就详细询问了在场干部姓名、职务、年龄、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尔后，大队革委会主任谢正模汇报了全大队农业生产发展和社会生活情况。当汇报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农村生产队大办食堂时，陈云同志插话说：“这是十年前的事，农民对办食堂是不喜欢的。对农村办教育，大队的小学还附设了初中班，陈云同志了解后高兴地说：“这个事情很新鲜，是一个创举，我过去只读过小学，这个要长期抓下去。”当谈到农村用电紧张时，陈云同志说：“我原是搞经济工作的，电也是我分管，全国用电都紧张。”

在与大队干部座谈时，陈云同志特别强调要控制人口增长，中国是个大国，又比较穷，人口发展过快，中国就难办了。

1971年10月2日，陈云同志来到八一公社大昌大队调查。当问到大队党总支书记魏际福当时只有三十岁，高中毕业文化，他高兴地说：“你年轻又有文化，是二十一世纪的人，大有希望啊！”魏际福同志汇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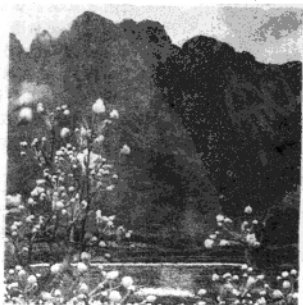
本大队历年生产和农民群众生活等情况，陈云同志边听边记，非常认真。

陈云同志对无子女户实行“保住、保吃、保医、保穿、保葬”的五保，十分高兴，说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谈到群众生活，陈云同志感慨地说：“现在群众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战争年代我们在革命根据地的生活有多苦呀！连盐都没有吃，只有发动群众熬硝盐。”陈云同志还与在场的干部谈了自己的一些经历。他年青时在上海印刷厂当学徒，当过电工……

当年陈云同志视察过的罗家堡胡家村委会、罗家农科所、八一乡溪溪村委会、大昌村委会，在改革开放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建了许多新房，这四个地方已经修建了水泥路，逐步向小康迈进！

（作者系南昌县政协副主席）



方志敏大义灭亲

叶敏

土地革命时期，闽浙赣省苏区的创始人方志敏，对敢于破坏农民运动的亲叔叔进行坚决斗争，大义灭亲，赢得了人们的衷心爱戴，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

一九二五年夏天，弋阳县。一个下午，方志敏的祖母乘着一辆土车子

来到湖塘村祠堂里找到方志敏，对他说：“正鹤（方志敏乳名），我今天特来向你求情，方高雨是你亲叔叔，我的亲儿子，你千万杀不得。你不念他是你亲叔叔，也得看在我的情面上。”

原来，这年方志敏由南昌回到故乡，创办了旭光义务小学和工农补习班。他以办学为名，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向贫雇农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他说：“以后农民种田不交租，欠债不要还。今后土豪劣绅要来收租的话，你们首先要求减租减息，如果不减，你们就说今年旱灾，实在交不出来。”

方志敏亲自带头将自己叔伯的借据还给贫雇农。他五叔方高雨是地主。雇长工最多。方高雨不但不肯交出借据，还勾结土豪劣绅来破坏革命。于是，方志敏领导贫雇农向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方志敏很气愤地说：“同志们，今天方高雨不交出借据是不行的，我们要坚决和他斗争，不但要他拿出来，并且还要他亲自送还贫雇农。”

方高雨坚决不答应，还破口大骂：“我是他亲叔叔，他都不认人了。如今翻眼了，他读什么书，读到脚背上去，哼！”

当天，方志敏听到这些话，晚饭后召集贫雇农开会，他语气坚决地对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他是我五叔就徇私情，他是地主，不老实，我们就应该坚决与他斗争。他要作怪，就替他捆起来。如果他反革命要逃跑，就用枪打死他！”方志敏派了本村方高汉、方炳盛两同志到方高雨家进行宣传说服，方高雨就是胡闹不答应。

第二天，方志敏再派人去，方高雨态度还是非常顽固。当天晚上，方志敏召集全村贫雇农带着藤刀铁尺，行动起来。他们包围了方高雨的住房，进行正面斗争，严正

对他说：“今天你再不交出借据，就对你不客气！”方高雨躲到房子里面不开门，大家便翻墙从前面进去。方高雨却在堂房前持刀企图行凶。大家猛扑过去，将他手上的刀缴了。他又躲到东边的屋子里。群众气愤万分，冲进来将他捆起来。农民协会经过研究，决定处决反动地方高雨。

这时，方志敏很耐心地向祖母进行解释，说明利害，好好地安慰招待她一番后，派人送她回家去。

方志敏的父亲方高善，也来代自己的弟弟说情。方志敏很严肃地对自己的父亲说：“他要坚决反革命，就应该杀！”

方志敏大义灭亲，苏区人民无不深情地说：“方志敏真是大公无私，他对自己的亲叔都坚决惩处，我们还不革命吗？”于是，在他领导下，创建了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在赣东北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作者系中共横峰县委党史办主任）



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谢觉哉团长到达南昌期间，专程访问了革命先烈方志敏的母亲方老太太，并给她佩戴毛主席纪念章。

白云山下的

淘金坑兵工厂

●李挺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每当我读到毛泽东同志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围剿”》铿锵有力的诗句，便仿佛回到了大革命失败后的艰苦年代，回到了那座落在赣南兴国、吉安和泰和县交界之处的雄奇的白云山……

一九二七年冬，我们在白云山下的淘金坑创建了红军自己的兵工厂。兵工厂制造的枪支弹药，装备了东固七纵队和齐大支队，为革命的武装斗争作出了贡献。淘金坑兵工厂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只存在一瞬，但它无疑是革命征程中璀璨的一页。半个多世纪以来，它萦系我怀，其原因在于当年参与工作的同志，有的当时为反动派杀害；有的日后捐躯沙场，有的虽看到了革命的胜利，但终因积劳成疾而瞑目于病榻之上。至今幸存的唯我一人。故尔每念及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无不感慨系之。把这段历史及先烈事迹记录下来，以示纪念，是我应尽的责任。

一

大革命失败之后，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影响下，兴国、吉安的革命知识分子先后纷纷回到崇贤、东固一带，组织农会，成立共产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赖经邦、叶天雷、曾炳春、谢云龙等同志为首，在东固建立了革命武装七纵队，并积极筹建齐大游击队，以对付各乡镇的反动靖卫团，用革命的武装反

对反革命的武装。

有了革命的武装队伍，自然急需武器装备。当时革命军队的武器来源，或是筹款购买“洋”式枪、弹；或是从敌人手上夺取枪支弹药，或是自己制造土枪、土炮、梭标、大刀等。筹款购“洋”，远水解不了近渴，拼死夺取，亦不甚容易，于是自己制造枪支弹药便成了当务之急。这时候，党派谢云龙同志负责筹建兵工厂（最初叫铁工厂），制造武器。

一九二七年冬，创建了铁工厂、熬硝制火药厂、木炭烧制场以及采购、交通、外地联络点等组成的淘金坑兵工厂。

地点的选择。兴国、吉安、泰和三县交界的白云山周围，地处偏僻，白云山岭峻山高，古木参天，交通崎岖，行人少至。反动政府难以管辖，三县政令鞭长莫及，使我游刃有余。白云山下的淘金坑一带民众经过革命启蒙，群众基础较好。经过再三研究比较，我们决定将兵工厂设在这里。

经费的筹集。没有钱搞不起兵工厂。建立兵工厂和生产军火的钱从何而来呢？一是由筹建人和工作人员自愿无偿捐款；二是规劝或强制地主、豪绅“捐款”，这一项来源是主要的；三是由上级党组织拨款。工厂生产的军用物品，只发给所需单位，无定价收费。故除部分工人有少量报酬之外，其他工作人员都是尽义务的，无任何薪金，只是工

作时吃饭而已。有时甚至连做饭的米都是自己带的。

物资的来源。生铁嘛，一是收买当地的破铜烂铁，二是从外地购进。硫磺则全是从外收购。木炭，组织人员到附近山林里砍伐、烧制。硝则是组织人员挨户挨户去打扫老屋下的碱土，进行洗涤、熬炼提取的，这不仅解决了硝，还解决了部分食用的盐。

二

淘金坑兵工厂的筹建与生产，自始至终是由谢云龙同志，规划、组织和率领的，他是工厂的主要负责人。大龙小坑人毕雄飞和白石六门人雷贵鹏（即笔者）协助云龙同志做具体工作。

兵工厂厂长由赤卫队队长徐发松（大龙小坑人）兼任，经理是谢芳繁（大龙横坑人），厂中师傅为康功新（螺坑高坑子人）和王纪贯（淘金坑人）。铁工则是周昌佳、谢芳名和凌振东等，均为大龙小坑人。炊事员为古维嘉（和尚山人）。

兵工厂所属的熬硝制火药厂，负责人为陈绍唐（大龙庵背人），工作人员为谢芳炳和古良臣（都是大龙小坑人）、雷贵春（大龙天星坝人）、张贤逢（大龙竹篙岭人）、张以规（大龙铜锣窝人）、傅学林（大龙石壁下人）、谢芳策（大龙横坑人）、朱万昌（桥市人）、华世深（和尚山人），炊事员为华世兰（和尚山人）。

兵工厂所属的烧木炭场，负责人为谢芳规（大龙横坑人）。其工作人员赖以和（大龙竹篙岭人）、陈长根（大龙平岚人）、王瑞麟和王瑞星兄弟则是大龙小坑人，洪雨龙和洪节贵均为大龙塘岔人，而谢芳范、谢芳勋和谢芳郊则是大龙横坑人。

淘金坑兵工厂设有专门负责采购的人员，他们是欧阳科辉（淘金坑岩山人）和温家修（东固张家背人）；设有交通，他们是凌晓古（大龙小坑人）和谢德清（筏子坑人）；设有外地联络点，其联络人为谢式初和徐丽源，均为崇贤人、罗礼修（白云山桥市人）、曾树骏（白石珠岭人）。

三

经过筹备，一九二七年末一九二八年

初，淘金坑兵工厂便开始生产军火。当时，我们依据形势和实际情况，加紧生产武器，尽快武装自己。我们确定以制造土枪和土炮为制作的重点，同时兼制皮标和大刀。皮标、大刀制作较容易，根据地各处的铁匠师傅均可制作，而生产土枪、土炮就比较难了。它们都是用铁锻造而成。土枪是仿“来福枪”的样子，由木托、枪身、枪机三部分组成。枪机即枪栓，我们造的土枪的枪栓内是空的，没有撞针，内装火药、铁砂子，这就等于是“子弹”。一枪有三至五个这样的枪栓。战斗时，放了一次便用一个，换一个枪栓，而放过后空下来的枪栓，由装填手立即装好火药和铁砂子，以备再用。如此这般，一个接一个地用，一次又一次地放，不致于间断，可以连续杀伤敌人。枪身内有枪膛，但没有来福线和准星。

土炮与土枪的制造情景基本一样，不过是大而重要了，由于装的火药和铁砂子多，故杀伤力大。土炮很象现时的迫击炮，由炮身和炮栓两部分组成。炮栓等于“炮弹”，它是空的，以备装火药、铁砂或铁器碎片，容量较之土枪可大多了。每门土炮配有三至五个炮栓，一次用一个，再放再装，连续作业不断。炮身内有炮膛，亦无来福线。

土枪每支一、二十斤重，土炮有六、七十斤重。土枪一个人可背，土炮就要两个人抬于固定要点，以袭击敌人，土枪的有效射程为五十米至百米。土炮射程仅在一、二华里之内，“弹片”发散的面积大，杀伤力远胜于土枪。无论是土枪，还是土炮，都是引火的。战斗时，要来回轮流装栓、发射，故战士们戏称为“猪兜”枪、“猪兜”炮。

当时，每制成一支土枪，一门土炮，都要一一试用，校正瞄准点，测试有效距离，检验质量，并一一记录下来，转告使用者，使他们掌握其性能，以利于使用。有一次，我参加试炮，不慎引线起火，炮栓跳出，致使腹部受伤，铁砂嵌入皮肉，血流不止，衣服起火。我就地打滚，熄灭了衣服上的火焰，可火药粉末和铁砂留在体内，极易感染。当时无医无药，有一位工人急中生智，抓了一堆新屎，将屎摊在伤口处，再用布包扎好。想不到这个土法，竟成了绝招，过了

上将肖华纪事

●钟华东

一曲《长征组歌》唱遍中华大地。周恩来总理17次观看演出，还针对一些向组歌作“大泼污水”的心术不正之徒，愤慨指出：“他写的《长征组歌》，你们能写出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是神来之笔嘛！”日理万机的总理，能唱下全部组歌，弥留之际，还提出再听一遍《长征组歌》。这位用组歌形式，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搬上艺术舞台的作者，就是威名赫赫的上将——肖华。

肖华，江西兴国赣江镇肖屋村人，1916年1月出生于贫苦工人家庭。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童年的肖华就有“神童”之称。他聪颖好学，以每年

考第一的成绩，获得祠堂学租的奖励。他衣衫槛楼，却才高志大。12岁那年，学校命题作文《我的将来》，同学们大都企盼升官发财，荣华富贵，肖华却立志“打倒军阀”、“铲除列强”。老师把他的作文贴在墙上，作范文讲评，直夸他目光远大，日后定非凡响。

1928年，肖华参加了兴国暴动。他机智地把红军更衣引进城，还带着几个小伙作木炭在反动分子的门上画标记，暴动队按照记号把反动分子一网打尽。

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举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13岁的肖华作为青年团的干部参加了学习，同年10月任少共兴国县委

书记。

1930年3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兴国，听了肖华汇报共青团工作后，十分高兴，留下肖华共进午餐。毛泽东诙谐地说：“上次来兴国，陈奇涵请我吃‘四星望月’，这回我请你吃水饺。”肖华的精明强干，毛泽东十分欣赏，不久，便命令肖华到总前委报到，肖华成了红军队伍中出名的“红小鬼”。

1930年6月，肖华担任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跟着政委罗荣桓学做红军的政治工作。他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红四军的青年组织普遍建立起来。同年7月，肖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年1月，肖华担任团政委，

三天取下，便将体内的药末和铁砂吸出，使我免于痛苦，恢复了健康。只是左手掌上，曾经崩入一粒铁砂，当时并未注意，直至今日，还残存在那里，成了历史的纪念。

制作土枪、土炮的地点是在淘金坑的和尚山华屋和古屋，每屋各设一座炉，每当开炉制枪，那熊熊的炉火，在夜晚均可映红一片天。古屋乃古惟嘉同志之家，他系谢云龙同志的妹夫。

火药由三种成分组成，即硝、硫磺和木炭，把它们分别磨研成细末，按照比例配制而成，掺合拌匀，即可使用。

熬硝制药的地点是蔑子坑（又名墨子坑）的谢屋。

木炭是用松树和青光树、杂树烧制而成。松树木炭主要用来制火药，因它松软易

燃。青光树和杂树的木炭是用来炼钢铁的，因它们坚实耐燃。烧木炭的地点就在白云山周围丛林中，就地伐木，挖窑、烧炭。烧炭工搭茅草棚居住，风餐露宿，倍极艰辛。

在那艰苦的岁月，制造军火与前方和敌人殊死搏斗一样，为革命斗争作出了应有贡献。他们的伟大业绩，都值得后人永远珍视和缅怀不忘。

——以上材料的搜集，幸得力于谢云龙烈士的侄子谢相受同志。他现居白云山乡，虽年高体弱，但仍不辞辛苦，翻山越岭，走访各村革命老人，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作者系中国中医研究院原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副部长级待遇离休干部、老红军，1990年5月在京病逝）

不到3个月，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长，1933年初任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

1933年夏，肖华主持全军青年工作会议，向中央提出了在青年中扩大红军，创建“少共国际师”的建议。不久，中央苏区掀起一股扩红高潮，很快建立了一支由共青团员组成的“少共国际师”，肖华被任命为师政委。不满18岁的肖华，率领这支平均年龄18岁的年轻部队，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闽北的拿口初试锋芒，歼敌周志群部300余人。在1933年12月的团村战斗中，肖华和师长吴高群率部队突入敌阵，一举打垮敌人3个主力师。

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肖华先后任红一军团组织部长、二师政治委员。在过大凉山时，他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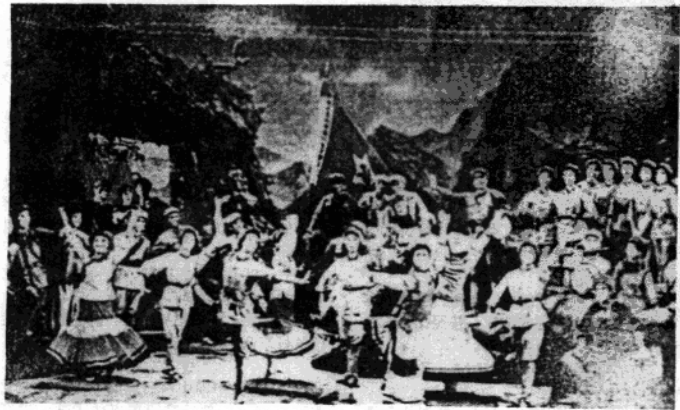
先遣队向彝民耐心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协助刘伯承同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使红军胜利通过这个地区。到达陕北后，他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重要战役。在东征的兑九峪战斗中，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英勇顽强，身负重伤。

抗日战争中，肖华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副主任、343旅政治委员，参加了名震中外的平型关战斗。1937年11月4日和陈光旅长指挥广阳伏击战，歼灭日军近千名。1938年3月，肖华率343旅大战午城，毙伤日军一千余名。1938年5月，肖华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深入敌后，创建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那年，肖华只有22岁，被称为“娃娃司令”。一年后，他这个“娃娃司令”指

挥的部队已达2万多人，建立了纵横15个县的巩固根据地。

1939年11月，肖华转战鲁西，开辟鲁西抗日根据地，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0年7月，肖华任华北讨逆野战军政治委员、鲁西行政公署主任。他和宋任穷一起，发动2次讨伐汉奸石友三战役，歼灭石军2万多人，把冀鲁豫和鲁西两个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个月，肖华率山东的4个师经海路抢占辽东半岛，成为最早入关，进占东北的部队之一。肖华担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46年4、5月间，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指挥5个师对肖华防守的本溪发动3次强攻，肖华运用当年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策略，主动放弃本溪，收拢兵



力，在鞍（山）海（城）反击，歼敌184师主力，迫其师长潘朔端率部3800余人起义。毛泽东发电赞扬肖华说：“鞍山战斗打得好！”

1946年10月，杜聿明又集中8个师10万人，再次进攻辽东，与肖华较量。肖华选择杜聿明起家的老本——号称“千里驹”的52军25师开刀，主动放弃安东城，诱敌25师孤军冒进，在新开岭伏击，激战两天，全歼敌2师8900余人，不漏一人一马，其中师长李正谊以下5800余人被俘，开创了东北民主联军歼灭国民党一个整师的先例。连连败在肖华手下的杜聿明气得用头撞墙。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后，肖华出任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这位年轻的司令员成了解放军特种兵种的创始人之一。

1949年7月，长期从事青年工作的肖华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率第一个青年友好团到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会，并当选为第二届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建国后，肖华先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长、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等职。1955年，39岁的肖华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3年当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60年代初，在筹建军事博物馆展览期间，身为总政治部主任兼军事博物馆党委书记的肖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把一幅名为

“井冈山会师”，却把林彪摆在画面主要位置的作品剔除，林彪颇为不悦。更使林彪恼火的是，他在军内发动文化革命的指示，受到肖华的抵制。“文革”开始时，江青通过林彪插手军队，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要搞一个《纪要》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庭抗礼。林彪、江青要肖华参加，肖华气愤地说：“江青不是搞京剧改革吗？怎么管起军队来了？管得这么宽呀！”拒绝出席。总政主任拒绝参加部队文艺工作会议，江青大为恼火，给肖华记上了黑帐。此后，她和林彪狼狈为奸，合伙整肖华。

1966年10月，“文革”愈演愈烈，军事院校有人到国防部“造反”，为了卫我长城，肖华采取措施断然制止。林彪、江青乘机大做文章，指责肖华压制革命，打击“造反派”。从此，肖华每次到林彪那里汇报工作，林彪见面就骂。1967年1月19日，在军委碰头会上，江青跳起来指责：“肖华是刘志坚的黑后台。”陈伯达则诬蔑肖华“是绅士，不是战士”。1月20日凌晨，“造反派”搬走了肖华，总政大院刷出了“打倒肖华”的大字报。周恩来总理闻讯大怒说：“肖华同志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呢？”当时正在上海的毛泽东主席也立即指示说：“肖华是个好同志。”林彪、江青迫不得已放出肖华来继续主持总政工作。

林彪、江青仍不死心。1967年5月13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二十五周年，周总理指示两派对立的部队文艺团联合起来演出，肖华执行这个指示，给两派做好了工作。林彪却阴险地策动两派武斗，并且嫁祸肖华，连续揪斗肖华。毛泽东主席再次力保肖华，让肖华“书面检查，以此案。”同年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恶狠狠地对他操纵的造反派说：“你们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文殿。”就这样，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称作“阎王”的肖华终于身陷囹圄，长达7年。林彪折戟沉沙后，有人暗示肖华去给江青道个歉，就免于坐牢了。肖华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错，我宁愿把牢底坐穿！”历史证明肖华没有错，最后坐牢的倒是江青一伙。林彪、江青痛恨“阎王”却都先见阎王去了。

作为“红小鬼”的肖华，驰骋疆场，叱咤风云，战功赫赫；作为“神童”的肖华，才华横溢，以他的“神来之笔”，辛勤笔耕，硕果累累。他先后出版诗集《长征组歌》、《铁流之歌》和回忆录《艰苦岁月》。《长征组歌》成功地再现了万里长征历史画卷，生动地讴歌了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历久不衰，享誉中外。

1985年8月12日，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肖华在他弥留之际，仍对他身边的人喃喃地说：“这么多年，是党把我培养大的，可为党和人民做的事太少，太少了……。”前来医院看他的胡耀邦总书记俯在他耳边大声说：“你为党、为人民奋斗了几十年，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作者系兴国县政协干部）

江西军区 第一任司令员

陈 奇 涵 上 将

●刘勉玉

江西军区第一任司令员是谁？他就是1955年被党和国家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的陈奇涵同志。

陈奇涵是江西兴国县五里亭乡塔岗村人，1897年11月20日生，江西省立第四中学毕业。五四运动后，投笔从戎，后转入黄埔军校任职，历任黄埔军校政治大队长、驻南昌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参谋长、赣南特委军事部长、赣西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三军参谋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红十五军团参谋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部长、东北军区参谋长。江西解放后，被命为江西军区第一任司令员。1954年2月调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是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毛泽东称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代表旗帜”，朱德赞扬他是“任劳任怨的好同志”，宋时轮上将说他“实际上是一个地方领袖”，王震副主席道他是“我党威信很高，受人尊敬的老同志”。

1925年春，陈奇涵在黄埔军校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他率黄埔军校一大队学生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和镇压杨希闻、刘震寰叛乱的战斗，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陈奇涵是赣南、赣东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6年5月，北伐战争前夕，陈奇涵奉党的指示，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名义，带领一批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共产党员，回江西开展工农运动，秘密建立党的组织。陈奇涵与肖韶、钟赤心、钟友阶、陈奇洛、肖万侠、鄢日新、曾新全等一行八人，经香港、汕头、梅县抵达会昌，隐蔽在一个印刷工人的宿舍里。他们带回许多革命书刊，如《向导》、《新青年》、《社会进化史》、《阶级斗争》及《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等，在群众中广为散发。为了发动农民起来参加革命，陈奇涵等编印了《农民运动宣传大纲》，指出农民在春耕、播种、农闲时的贫困状况，指出社会的不平等，农民是最受压迫的阶级，指出农民的出路是组织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抗剥削压迫。这个大纲后来列为省工农训练班的教材。

1926年9月，北伐军攻占赣州，陈奇涵立即同新成立的中共赣州支部书记朱由铿、陈赞贤等接上了关系。他们立即举行会议，研究和部署在赣州开展革命活动事宜。

会后，陈奇涵和陈赞贤等赣南共产党人，首先发动工人和各界群众，成立各行业工会、农民协会、国民协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其次是创办《赣州国民日报》，广泛发行革命书刊，封闭反动的《唯心日报》。

赶走国家主义派分子；第三是开办赣南农工运动训练班和青年干部，培养各县农工运动骨干。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共赣州特别支部（陈赞贤任书记），发表“革命宣言”，成立赣州总工会（陈赞贤任委员长），开展轰轰烈烈的震撼南方的赣州工人运动，将广东回籍的农讲所学员分到赣南十七个县的范围开展农民运动。赣南的革命形势很好。

赣南的工作局面打开以后，陈奇涵又以赣东特派员的身份，率领一批共产党员奔赴抚州。1926年10月26日，北伐军攻克临川县城，陈奇涵随军入城。他首先在临川物色和培养，吸收了一批先进知识青年入党，如李井泉、许瑞芳、刘景宽、章应昌、郭忠仁等人，并成立了中共临川支部。然后，陈奇涵又将一批共产党员，派到抚州地区各县去发展党员，成立组织，开展农工运动，如曾燕堂到东乡，发展舒同、赵拔群等入党，成立东乡支部；钟赤心、傅烈等在抚州组织工会、农会。陈奇涵还下令将勾结帝国主义分子的抚州商会会长邹水仔关押起来宣布其罪状，从而有效地发动了群众，迅速形成了以临川为中心的赣东革命群众运动高潮。

随着北伐军在江西战场的胜利，赣南、赣东的党组织与中共江西省委联系上了。陈奇涵来到南昌，他利用自己的薪金资助创办《贯彻日报》、明星书店和曙光印刷公司，并兼任《贯彻日报》经理，为在江西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思想作出了贡献。

1927年1月，朱德奉党中央指示，利用以前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来到南昌市工作，被朱培德任命为第三军官教育团团长。陈奇涵调任军官教育团参谋长。这个团有排以上军官及知识青年1100余人，编为三个营。它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受中共中央军事部领导，它建立了党的组织（有的连队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陈奇涵为中共党团书记（一说为党支部书记）。陈奇涵积极协助朱德在南昌开展革命活动，为党培养军事骨干。陈奇涵作为军官教育团党组织的负责人，以密码直接与武汉中共中央军委保持联系，直至“八一”起义前，中央指示的密码电报都是经过他译出的。

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惨杀后，全国震惊，全省愤怒。陈奇涵亲率军官教育团学员，和江西省总工会、农民协会等14个革命群众团体的群众一起，愤怒声讨国民党右派的血腥罪行，并收缴了蒋介石派驻南昌牛行车站的宪兵团的枪枝，扣押

了宪兵团代团长关麟征。3月31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著名讨蒋檄文，经陈奇涵之手，由曙光印刷公司印成小册子，在南昌市广为散发。

4月2日，南昌市三万工农、学生、市民举行市民暴动，来南昌请愿的赣州工人代表团举着陈赞贤烈士的血衣游行。陈奇涵带领军官教育团学员积极参加这一正义行动。他们捣毁了右派把持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解除了省党部纠察队的武装，活捉了江西AB团头子程天放、曾华英、段锡朋等，并将其绑在新舞台柱子上示众，真是大快人心。

6月5日，朱培德迫随蒋介石反共，“礼送共产党员出境”，陈奇涵协助朱德对军官教育团的干部学员进行疏散，自己带领一部分学员返回抚州，在赣东临川、崇仁、宜黄、乐安、进贤、南丰等地开展革命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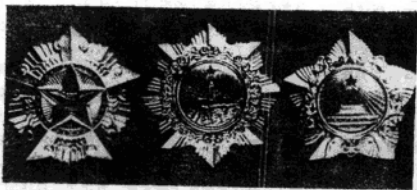
“八一”南昌起义后，陈奇涵所部有人叛变，迫使他化装潜回兴国。10月4日即重阳节那一天，他邀集各地回籍的共产党员10余人，以“重阳登高”游羊山为名，召开“羊山会议”，决定重建中共兴国县委，以肖以儒为书记，陈奇涵任军事部长，实行革命的五抗政策（抗租、抗粮、抗税、抗债、抗息），以发动群众，继续革命。

1928年4月，中共赣西特委委员曾炳春来到兴国，向兴国县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江西省委制定的《江西全省总暴动的准备工作计划》。据此，兴国县委不再局限于“五抗”斗争，而把武装起义列为议事日程，并在崇资、鼎龙等地发动了农民暴动，镇压了一批大地主和靖卫团总。

不久，陈奇涵调任赣南特委军事部部长兼省军事部办事处主任，经常往返于兴国、瑞金、信丰、万太、桥头、宁都、黄陂、安远等地指挥军事斗争，建立赤色武装，并派人去井冈山，与红四军取得联系。陈奇涵等特委同志还编了一首“工农暴动歌”，鼓舞斗志。

1928年12月中旬，陈奇涵领导和部署了攻打兴国县城的武装暴动。由于计划周密，准备充分，暴动队伍迅速攻入兴国县城，捕杀了伪警察局长，俘获30余人，缴枪100余支，并打开监狱，释放了政治犯。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向赣南进军时，陈奇涵在兴国准备了许多慰问品，准备迎接红四军。1929年4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兴国县



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

1955年9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授予元帅军衔和勋章的两项命令，决定授予朱德等131人以一级八一勋章，授予朱德等117人以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朱德等570人以一级解放勋章。

城。为了表达兴国人民对毛委员的敬爱之情，陈奇涵特意拿出两块“袁大头”银元，在背街黄隆顺客栈，用兴国老表最隆重而简朴的待客礼节，按照兴国乡俗煮一笼米粉鱼，配四盘菜，外加两瓷罐米酒，为毛委员洗尘。毛泽东非常高兴，并为这道菜起名“四星望月”。

直到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还对陈奇涵说起在兴国吃饭的事。

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制定了县革命委员会政纲，颁布了《兴国县土地法》。陈奇涵任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党团书记。

1929年5月，故湘赣“剿匪”总指挥邵副总指挥金汉鼎率两个旅、一个团的兵力进犯兴国，占领县城。中共赣南特委决定成立兴（国）、桥（头）、宁（都）、水（丰）行动委员会，陈奇涵任书记，指挥这四县边界赤色群众斗争。他集中这些地区的游击队，成立了赣南红军第25纵队，曾一次打下宁都，二次攻克桥头，三度收复兴国，部队发展到1000余人。1929年12月31日，兴国县赤卫队员五、六万人和广大群众在县城举行恢复政权的盛大活动，黄公略看到兴国地方武装军容整齐，斗志昂扬，赞誉其为“严明纪律之师”。

1930年2月15日，毛泽东在兴国召开赣南工作会议，陈奇涵等赣南特委委员共40人出席会议。会议确定了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和“一要快二要分”的方针，要求将赣南梅花式的红色区域联成一片，并打通与闽西及广东东江的联系。根据会议精神，陈奇涵和兴国县各级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迅速在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月分田”运

动。

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又称赣西南红军学校）在吉安陂头成立，朱德兼任校长，毛泽东兼任党代表，陈奇涵任教育长。陈奇涵负责学校的日常工作与军政训练，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指挥员与地方武装骨干。不久，陈奇涵兼任赣西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10月4日，红一军团第九次攻克吉安城。在陈奇涵参加指挥的地方红军及10余万革命群众组成担架队、向导队、慰劳队、冲锋团、粮食队

等支授和配合下，红军终于攻克吉安，使赣西和赣南的红色区域联成一片。

陈奇涵和赣南特委领导同志一起，在大革命失败、国民党血腥镇压的情况下，保存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开展了群众运动，领导了武装斗争，创建了红色地方武装和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为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提供了有利条件，做出了重要贡献。

红军打下吉安后，陈奇涵调入正规红军工作，先后任红三军教导团团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三军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协助黄公略、林彪、聂荣臻、陈毅等指挥了历次反“围剿”战争。他拥护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反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作战英勇，功绩卓著。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到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参加了东征、西进。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奇涵历任军委教育局长、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军委参谋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抗大三分校校长，为保卫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作出了显著成绩。抗战结束后，带病奔赴东北，任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后任吉林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参谋长，对东北解放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5月22日，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南昌解放，陈奇涵怀着胜利的喜悦，率命率南下干部大队抵达南昌，出任江西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南昌警备司令员、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并任中共中

央中南局委员，中南军区党委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从1949年至1954年，陈奇涵为保卫和建设新江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在指挥剿匪、稳定局势、实行土改、整党建党和部队建设方面，成绩斐然，赢得了江西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解放初期，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江西的残兵败将、散兵游勇及潜留特务、武装土匪为数不少。他们与地方恶霸、反动会道门相勾结，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破坏人民政权建设。陈奇涵回到江西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剿匪。他专门召开了军区高级干部参加的剿匪工作会议。他强调指示，不尽快把这些土匪消灭干净，江西的革命政权就不能巩固，社会秩序就不能安定，老百姓就不能安居乐业。他制定了“重点进剿”、“全面清剿”、“肃清残匪”的三阶段剿匪计划，亲自动员和指挥所部进行剿匪斗争。

他根据中央提出的“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及“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创造性地提出前期采取“七分军事、三分政治”，后期采取“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有重点地打击敌人。在剿匪期间，他要求各军分区每天汇报一次，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召开各军分区首长会议，研究分析匪情，作出具体部署。特别是1949年9月2日在宁都翠微峰战斗中，一举摧毁敌“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活捉匪首黄镇中，及将校级军官75人，歼敌2000余人，创造了山地剿匪攻坚战的范例，受到华中局、华中军区的通令嘉奖。9月28日，我剿匪部队又在井冈山的山坑山场的深草丛中，擒获残杀革命群众3000余人的杀人魔王肖家璧，歼灭其匪徒500余人。两大股匪被歼以后，大批匪众出来缴械投降。经过仅仅5个月的剿匪斗争，歼灭残匪35000余人，活捉主要匪首248人，取得了剿匪的决定性胜利。至1952年底，江西全省共歼匪特55892人，主要匪首全部落入法网，缴获大小炮240门，长短枪11万余支，平息了匪患，保卫了革命胜利果实，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陈奇涵非常注意抓部队建设，在革命胜利的新形势下，他要求广大指战员努力学习，提高军事、政治、理论水准。他指出：“知识是战斗的主要武器，技术是完成任务的主要条件，物资是军队建设

不可缺少的基础。”他常对一些参加革命不久的同志说：“新中国的建设，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你们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业余时间要用来学习。”他尤其强调在新时期、新任务面前，要加强军队的作风建设，他在军区专门作了一次“论军队作风”的报告，发表在《人民军队报》上。他提倡两种作风，即“一日如二十年”和“二十年如一日”。“一日如二十年”，就是要全体指战员具有大刀阔斧、勇敢积极、雷厉风行、暴风雨似的作风。这种作风要在完成具体工作任务中体现。“二十年如一日”，就是一心为革命埋头苦干、深思熟虑、精益求精的作风。在部署安排每一项工作时，都要体现出这种作风。他要求部队领导干部要保持坚决执行命令、完成任务与果断专行，灵活机动的作风；要求新战士入伍后半个月就要纠正农民的散漫性、无组织性和疲惫、低头弯腰、愁眉不展的习惯，转变为雄健有力、整齐清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诚恳坦白的优良作风。他要求干部战士都要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养成科学的计算时间，准确的遵守时间，灵活的支配时间，保持士气的旺盛。他提倡发扬民主的优良传统，主张有问题要放在桌子上面讲，不要在桌子下面讲，要当面讲，不要背后讲，要维护军队团结。

陈奇涵要求部队严格，要求自己更严格。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总是以自己良好的作风与模范的行动去影响官兵。平日，他举止端正，军容严整，连散步时也不例外。军区每天早上举行升旗仪式，他都准时到达，带领干部战士一起，郑重地向“八一”军旗敬礼。他在参训队看到的学员动作要领掌握的不准确，就亲自做示范。由于他的双腿在战争时受过伤，又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在一次踢腿时，一下子摔倒在地上，他站起来又忍着剧痛继续做示范，使在场的干部、战士深受感动。但他如果发现部队有违反军纪行为的，决不宽容。军区警卫团每天派出小分队外出巡逻，一经发现违反军纪的干部战士，轻则批评教育纠正，重则按军纪严肃处理。有一次，他到军区医院去，发现5棵小树被砍掉了，便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决定砍树的医院领导，并叫秘书起草一份通报，经他修改后发至全军区。此事在指战员中反响很大，陈奇涵爱护树木的故事也传开了。

为了培养合格的军政干部，1949年9月，陈奇涵在南昌近郊望城岗原中正大学旧址创办了“中国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元帅）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同日，国务院举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衔典礼。周恩来代表国务院授予在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分别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

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后改称江西分校），亲自兼任校长，招收青年知识分子和从部队抽调团以下排以上干部进校，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知识，先后为我军培养了数千名军政干部。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陈奇涵在江西军区旁边办了一所“八一子弟学校”，委派他的夫人卫彬（当时正团级）担任校长，杨国大副司令员的爱人担任协理员。办校经费无着，他便亲自跑到中南军区去申请了一笔钱，并组织军区机关干部、战士参加建校义务劳动。在多方面努力下，学校很快就办成了。江西各地驻军干部的子女和军烈属子女得到了读书的机会，无不感谢党的关怀和陈老的费心（陈奇涵当年才50岁出头，但人民都尊敬地称他为“陈老”）。陈奇涵几乎每天都要到学校去转一转，对祖国的下一代充满了殷切的希望。为了改善官兵医疗条件，他在南昌潭子口建立了一所军区医院，并在住院部装上了南昌市的第一部电梯，收容了大批从朝鲜前线回来的志愿军伤病员。由于部队扩大，新兵大量增加，他组织部队用自己的双手，修建了大批营房，解决了住宿难的问题。为了解决干部、战士的娱乐问题，军区自筹经费盖起了军人俱乐部。陈奇涵还计划建军区烈士陵园，安葬在江西牺牲和逝世的同志。大伙儿都说，首长把我们从生到死的都考虑到了，我们只有一个心眼儿干好工

作。1952年，江西省委、省政府决定修建江西革命烈士纪念馆，陈奇涵极力支持，并派出部队参加义务劳动，表达了他对江西25万烈士的怀念之情。40多年来，烈士纪念馆已接待了数以百万计的瞻仰者，成为江西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陈奇涵一直是高干五级，但生活简朴。他生前常说：“铺张可耻，艰苦为荣”。他以诗言志：“富贵非我愿，名利我不希；全国齐解放，攘攘又熙熙。”这正是他高风亮节的真实写照。

陈奇涵调到北京工作以后，依然十分关心家乡江西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带头撰写了大量的革命回忆录，如《人民解放军三十年的回忆与展望》、《江西初期革命斗争的一些回忆》、《兴国初期的革命斗争》、《赣西两广共产党史材料》、《赣南党的历史》等，为后人研究党史特别是江西地方党史提供了无价之宝。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因老年性肺炎，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6月26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沉痛悼念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

（作者系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